

我与昆曲

李楠

昆曲研习社

我去曲社（昆曲研习社），最初并不是冲着昆曲去的。俞平伯先生的女儿俞成教一些年轻人学古文，俞先生间或也给讲讲课，我的一些比我年长几岁的朋友——李广学、周裕德等，都去学，地点就在老君堂俞先生家中。那时，曲社一星期两次活动，一次在朝阳门内老君堂俞先生家，一次在和平门内半壁街陆老太太家。我是因随朋友去学古文而进入曲社的。

初进曲社，听伴着笛声的唱，给人一种由尘世而入仙境的感觉。且古堞在左，俞家在1919年买下的旧宅，在夕阳下，灯影中，显现了那样的一种尚还熟悉的生活，和与那种生活相联系的更久远的一种思绪、感怀。我对昆曲的迷恋，自那时始，至今六十一年。

那时，我十几岁，听到的，先是《长生殿·闻铃》中那凄苦、缠绵、至死不渝的情与梅纠缠在一起的绝唱：才离马嵬，至剑阁，听檐间的雨夹杂着铃声，“一点一滴又一声，点点滴滴又一声”。后是《牡丹亭·惊梦》中的“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是答儿闲寻遍，在闺阁自怜”，及《游园》中的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便赏心乐事谁家院”——当时正读《红楼梦》，又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时候，感慨万端。

除这些外，是在国子监和海王村的旧书堆中搜寻曲谱及相关的书籍，看曲社和北昆演戏，参加在北海庆霄楼举行的曲社公期，及其他同期活动，听俞平伯先生讲《琵琶记》和吴小如先生讲《牡丹亭》，及每周两次去老君堂和半壁街抽曲、踏戏。

曲社较大的活动有两类：一是清曲，二是彩唱。曲社属中国传统的会社，称“雅集”。这类组织除曲外，还有诗、书、画、印、琴、棋等，参与其间的，除文人雅士外，自帝胄王孙、达官显贵至市井中人，无所不包——只因了兴趣的相同而会聚一处。清曲雅集，至少有数百年的传承，原与彩唱截然分别，只在晚近，才有清曲与彩唱兼之的会社，北京昆曲研习社即是。

那时，激进的大跃进、公社化、超英赶美，渐行歇止，而“四清”和“文革”正悄然将至。社会尚存一些空隙，使一些人还能活在昆曲之中，继续了旧有的文化传承和旧有的生活。

1956年由俞平伯先生举办的北京昆曲研习社与1936年同样由俞平伯先生举办的谷音社不同，是时代不同，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不同了。而1964年之前的北京昆曲研习社与1979年恢复后的北京昆曲研习社（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北京昆曲研习社）不同，是人不同了。人的心气儿、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一种文化的改变，也是一段历史的终结。

过去的曲社，处主导地位的是些活在昆曲之中的人，昆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（更有一些是为昆曲活着的人，昆曲是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）。到了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时候，一些人在社会上有着体制内的身份，如前期的俞平伯（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）和当时极力支持曲社的高级别官员，后期的朱家潘（故宫博物院研究员）、倪征燠（中国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）、周有光（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委员；全国政协委员）等；一些人则在体制外——特别是在已经过去了的那个时代在体制外。今天只被称“著名曲家”而别无头衔的，其实在当时是被视为“遗老遗少”，称“资产阶级”或“封建余孽”的。在曲社，可以看见社会的另一面——在那时，不为人知，或少为人知的一面。

当然，也有不少名声显赫的人士，出自喜好，来曲社。如：匡亚明（南京大学校长）、张庚（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）、欧阳予倩（中央戏剧学院院长；中国文联副主席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）、唐兰（故宫博物院副院长）、顾颉刚（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）、朱德熙（北京大学教授）、吴小如（北京大学教授）、赵景深（复旦大学教授）、华粹深（南开大学教授）、黄永玉（中央美院教授）、吴晓铃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、沈从文（作家）等。

京昆

其实，在去曲社前，我对昆曲已有接触。那就是看保存在京剧中的昆曲。按旧规矩，学戏是应由昆剧“开蒙”的。京剧团演出时也演一些昆剧，像《游园惊梦》《山门》《夜奔》《问探》《思凡》《下山》。另外，京剧中常要唱《牌子》的“大字”，这些牌子都出于昆剧。京剧还常在皮黄中杂以曲子，如《群英会》（现在不带舞剑了，一些年轻人就不知道了）。京剧的武戏中更常有既唱皮黄，又唱曲子的，如《艳阳楼》，还有全唱曲子，或差不多都是唱曲子的，如《挑滑车》《铁笼山》。

我学京剧时，曾从祝宽先生学过《探庄》，他是包丹庭先生的学生。在文革的业余京剧团，载涛先生（清宣统皇帝的七叔，曾主清末陆军，共和国时

任解放军军炮兵马政局顾问）排演《安天会》，我还给他来过伞猴。当时，是张律（载涛先生的学生，载涛先生给他说过《芦花荡》）的马夫猴，其他8个小猴都是旧时的将军，黄定的童儿，姜涛的巨灵。

后来，朱家潘先生在曲社演出，一些戏（如《别母·乱箭》、《刀会》等），大抵也是京昆的路子。

北昆（昆弋）

北方昆曲剧院的基础是河北的昆弋艺人。昆弋合班自明以来有着数百年的传承，只是成立北昆（北方昆曲剧院）后，就再也不唱弋腔（京高腔）了。

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喜欢昆曲，自读大学时起，就常聚曲友唱曲、说戏。参与其间的有金海、迟景荣、高步云、赵元方、傅惜华、朱家潘等。又与昆弋艺人侯玉山相交甚厚。为陆先生称道的昆弋艺人有：陶显庭、郝振基、侯益隆、王益友等。可惜我都没赶上。

我看过和喜欢的北昆的戏有：侯玉山的《嫁妹》《山门》、侯永奎的《刀会》《夜奔》，白玉珍的《草诏》。当然，韩世昌、白云生、马祥麟，以及李淑君等的戏，我也都看过。当时，北昆的戏，几乎是每演必看。但以个人喜好而言，阔口戏，我喜欢北边的，生旦戏，我更喜欢南边的。

南昆

南边的戏，有徐凌云先生（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看他的《昆剧表演一得》），有粟庐父子（曲社袁敏宣老师即学他们），还有与苏州昆剧传习所关联的那些人（曲社张允和老师及其姊妹张元和、张兆和、张充和等即曾从传字辈的演员学曲，张元和的夫婿顾颉刚即传字辈中佼佼者）。

至于看戏，先是上世纪60年代初，看俞振飞、言慧珠来北京在长安戏院演的几场戏。其中，我最喜欢的戏是《太白醉写》。此前，我看过学生的宋铁铮在北昆演过。后来，上世纪80年代，我又陪宋铁铮在曲社演过。我的唐明皇，朱尧亭的高力士，周铨庵的杨贵妃。20年后，俞先生再次来京，我再次看了他的《太白醉写》。我自己一直想演这出戏，只是没有机会。

上海昆剧团的戏，是在他们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几次进京时看的。后来，去上海时也看。与郑传贤，及岳美缇、蔡正仁、计镇华、成志雄诸先生，还有往来，他们来京，在包立家一起吃饭。郑老师每餐要饮老酒。郑老师在曲社教过戏，成志雄则是我上世纪90年代去上海作法官培训时，每次必见，一起去吃三黄鸡、小笼包，还去吃螃蟹，吃西餐。

我喜欢岳美缇的《玉簪记》《拾画·叫画》《湖楼》《受吐》，蔡正仁的《迎像·哭像》，华文漪的《游园》《小宴》，梁谷音的《借茶》《痴梦》，计镇华的《烂柯山》《搜山·打车》《开眼·上路》，以及成志雄、岳美缇等的《游殿》。

浙江昆剧团汪世瑜的《西园记》，我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看过的，80年代，再次看过，是我很喜欢的少有的改排过的戏。汪世瑜在后来逢两会来京时，也会见面。他和周铨庵老师合演《小宴》，我还给他跑过龙套。

南京昆剧团张继青的《寻梦》《痴梦》也不错。南京昆剧团还有一出《蛟销记·写状》，很值得一看。

另外，曲社的戏，京南边的，有朱世藕的《痴梦》，朱世藕、王继英的《折柳·阳关》，不是一般的好。再就是我在十几岁，“文革”前看曲社的《见娘》《男祭》等戏，现在是很难看到了。

习曲

我初到曲社时，从袁敏宣老师习曲，当时，拍的是《闻铃》《琴挑》《惊梦》等戏。1979年曲社恢复后，从周

铨庵老师习曲，又拍过《惊梦》，还拍过《折柳·阳关》《梳妆·挑戟》和《寄子》。从樊书培老师习曲，拍过《琴挑》《扫花·三醉》，学过《扫花》的道白。又从侯玉山先生习曲，拍过《训子》《山门》，从陶小亭先生习曲，拍过《酒楼》，从朱家潘先生习曲，拍过《赐福》。

当然，严格讲，这些，都没有落地。我唱曲，大多凭印象——小时候的印象。

另外，周老师和朱家潘还给我说过身上。

演戏

在曲社登台，第一次是1963年，在张茂滢的《文成公主·远行》一折中，我演船夫，地点是在文联礼堂。后来在曲社的戏单上还留下了那一年我在《后亲》中扮演龙套的记载。

1979年，曲社恢复活动后，我忙于他事，往往也只在缺人时跑跑龙套。特别是朱家潘先生的戏，《刺虎》的校尉，《送客》的客，《别母·乱箭》的射塌天、《卸甲封王》的龚敬、《赐福》的财神，都是我给的。其他，如朱世藕的《痴梦》，我给来皂隶。周铨庵、汪世瑜的《惊变》，我给来个太监。包立的《打子》，我给来个花子。周铨庵、欧阳启名的《惊梦》，我给来过大花神。周铨庵、李淑君、欧阳启名的《惊梦》，我都给来过睡魔神。《惊梦》中的“堆花”，我来五月花神。

包莹、段红英的《瑶台》，我都给来过红蚂蚁。宋铁铮、李倩影的《小宴》，我给来杨国忠。傅东林的《赐福》，我给来魁星。傅东林的《弹词》，我给来过两个客，一个是旦扮的，一个是付扮的。我说过：《弹词》我能全出任何一个角色，《惊梦》，我能来旦角之外的任何一个角色。

《醉写》是我非常喜欢的戏。1983年，宋铁铮演《醉写》，我为他配演唐明皇。《寄子》更是我喜欢的戏，朱家潘、宋丹菊演时，我为他们配跑戏。曲社演一些在舞台上已多年难见的戏，是我促成的。侯广有是侯玉山先生的公子，北昆给了侯玉山先生很高的尊崇，但在北昆的舞台上却已几乎看不到侯玉山先生传下来的那些戏了。我和包立陪侯广有唱过《火判》，我来富奴，包立来冯远；《激良》，我来杨六，包立来岳胜；《下书》，我来长老，包立来张生。

《扫案》，是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喜唱的戏。1992年，经我提出，才在曲社的舞台上又演了这出戏，由朱尧亭饰疯僧，包立来老和尚，我的秦栓。说实话，我是很想演《扫案》的疯僧的，当年朱尧亭已近60岁，我45岁，故让他先演。

至于我自己的戏，《寄子》的伍子胥，我唱了六次，伍子由包莹演过三次，王继英演过两次，最后一次在2019年，是苏昆顾频演的伍子。《寄子》是四百多年前魏良辅在原昆山腔基础上“转喉押调，度为新声”，以成

“水磨调”后，用于戏曲演出第一剧《浣纱记》中的一折，也是在舞台上演唱至今，感人至深，催人泪下的一折。一曲【胜如花】“清秋路，黄叶飞，为甚登山涉水”，是我印象中（书名忘记了）被译作五线谱以向外推介的中国古典音乐中少有的一曲昆腔。

我演伍子胥，更会想到较《寄子》更少有人演的《赐剑》，写伍子胥用吴王所赐镔铁之剑自刎，起首的【一枝花】说：“哀哉我百年辛苦身，只看俺两片萧疏鬓。我一味孤忠期报国，那里肯一念敢忘君。”而后的【乌夜啼】则唱道：“……老婆，一任他死和存。娇儿，那里去通音信。我如今拼却孤身，回报前君。慢慢将前情一一细评论。前情一一细评论。诉说俺一生辛苦无投奔。”——“百年身，千秋笔，儿女泪，英雄血”，这，就是中国戏所演。

65岁以后，想多演演戏了，当年演了《宴会》（2012年5月），只演前半出戏，只上小生一人。表现一个书生酒后，在“夜阑人不寐”时，对自己所爱女子的思恋。那思恋至深而凄楚缠绵，且思之不得一见，自别是一般心痛。

第二年，演了《山门》（2013年6月），同样是只演头场的前一半，不上卖酒人，只上鲁智深一人，唱【点绛唇】和【混江龙】各一支。一般人以为《山门》是粗曲子，鲁智深只一莽汉，而很少会想到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何以会联接了《红楼梦》与“路见不平”挺身拚命之人。在“云遮峰岭，日转山溪”的五台晚景中，鲁智深慨叹“……说甚么，袈裟披处千年话？好教俺悲今吊古，止不住念恨嗟呀”。我演的这段戏，也就唱到这里。

后来，又演了《三挡》（2014年4月）、《酒楼》（2015年6月），都只是演了其中一个人的戏。前者，写秦琼为贺方谗言要害其性命，幸得歌姬张紫鸾连夜告知（张紫鸾竟为此自刎身亡），于冷雾雨中策马奔潼关而去。秦琼扎大靠，持金杆枪、马鞭，起霸上，唱【醉花阴】【喜迁莺】各一支，然后是“下场”。

后者，写郭子仪于安史之乱前以武举进京谒选，忧国伤时，酒楼独饮，怅然而归。上台念诗，自报家门，然后唱【集贤宾】【逍遥乐】各一支，道：“向天街徐步，……俺则见来往纷纷，闹昏昏似醉汉难扶，那里有独醒行吟楚大夫”。自己“待觅个同心伴侣，恨钓鱼人去，射虎人遥，屠狗人无”。

准备还要唱《下山》，也是只上小和尚。一是把各行的戏唱全了，二，当然，有所思、所感、所悟。戏，于我是陶写之具。

曲情

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去农村插队，为时八年。其间，一次回京，病中，听劫后尚存的一张唱片——是梅兰芳、俞振飞、言慧珠、华传浩的《游园惊梦》，忽心有所感，不能自持，继复思之，则恍如隔世。

至今，有时，静下来，尘世的喧嚣，且且近且远，我心不知所如。想到俞平伯先生幼有“僧宝”乳名，五岁（虚岁）入寺挂名为僧。

由于汉文化，数百年，传承演唱，“使日常新”，成多少人生命的一部分。今日，我从之学曲的老师都不在了。此中旧友，如成志雄、崇光起，亦皆离去。

我有“一生三出戏”说，又作《三痴庵谈戏》，此中之意，不是“爱好”二字所能涵括的。

所谓衣食住行，“衣”被排在了第一位。七十多年来，布衣陪伴了我的大半人生。从棉布破衣到呢绒绸缎，又回归布衣，回首往事，几多辛酸，几多欢喜，几多感慨。

小时候，父母为了省钱，我们家很少买成衣。父母手头有宽裕的钱就会去布店扯块布料，自己做衣服。我出生不久，父亲有一天下班，扯了两块布料，夹放在自行车后面。初为人父，他还贪玩，途中见人打牌，自行车靠边一停，扎入人群看别人输赢。待他回到自行车旁，夹在后面的布料不见了。这事发生在1949年之前，母亲唠叨了他一辈子。早年的唠叨是责怪、抱怨，晚年儿孙绕膝时，则是调侃、戏笑。

我记忆中，幼时也跟着母亲在塘桥老街布店看她买布，母亲一口宁波土话：“扯三尺龙头细布。”营业员拿过母亲看中的那匹，在柜台上摊开，用尺子一量，剪一个小缺口，然后两手一用力，一块布就扯了下来。

我们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家境并不富裕，一般只有过年时才会有新衣服穿。1950年，我的三弟出生，“新阿大，旧阿二，破阿三”，就开始了我们家的穿衣规律。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大致也是这个意思。不过，我穿的“新衣”大多也是长辈们穿剩下来后，母亲改制而成的。有回过年，母亲用爷爷过世后留下的呢料长袍，为我们兄弟各改制了一件上衣，我们穿着蹦蹦跳跳地在弄堂里给邻舍长辈拜年，邻舍都夸母亲手巧。

记忆里，幽暗的灯光下，“慈母手中线”的印象很深。后来母亲好不容易攒钱买了一台缝纫机，缝缝补补，解决一家老小的穿衣问题。

像我们家的这种境况，当年不在少数。弄堂里有户李姓人家，前面连着生了五个男孩，“新阿大，旧阿二，破阿三”的穿衣经到了他们家就有了新的延伸，叫“烂污阿四”，意即布衣到了老四那里，已烂得不成样了。

到了六十年代，物资匮乏，买布开始凭票供应。1969年春天，股慧芬16岁的妹妹要去吉林务农，按照上海弄弄的风俗，左邻右舍都送了礼，一条毛巾、一只手电筒之类。舅舅舅妈答应送妹妹一件礼物。那天，舅舅陪着妹妹逛四川路，妹妹看中一件漂亮的花格子衬衣，价格九元八角，比一般衬衣贵，还要布票。妹妹的要求大大超过了舅舅舅妈原先五元钱的预算。舅舅拗不过妹妹，于是对妹妹说：“超支的部分和布票你回去要跟妈妈说，要补给的。”妹妹为了得到这件衬衣，一口答应。谁知她回家后根本不敢说，第二天就乘知青列车一走了之。事后舅舅来“讨债”，舅舅说：“超支的钞票就算了，但布票是要还的。”母亲因为妹妹去吉林，在家里暗泣，舅舅在此时说这件事，母亲当即痛骂了他一顿，后来与父亲凑齐了九元八角和五尺布票，叫股慧芬当天去还给舅舅。从此，整整五年，与舅舅家互不来往。股慧芬后来根据这件事，还写了短篇小说《悄然而去》，读来令人唏嘘。

我们家的布票舍不得用，因为家里更重要的还是糊口。为了让子女们少受饥饿，母亲悄悄地用布票与邻居换粮票。青黄不接时，母亲用舀米的铁皮罐刮米缸底的刺耳声音，我现在回忆都觉得心颤。

1965年9月，我高中毕业。离开浦东老家去嘉定那天，是我衣着很光鲜的一天。母亲为我买了件浅蓝色长袖衬衫，为我缝制了一条藏青蓝卡其布长裤。其时，母亲还在里弄加工厂为油粮

仓库缝补麻袋。二十来个妇女，用粗针、粗麻线缝补破旧的麻袋，麻袋在她手里翻过来翻过去，扬起一阵阵蓬灰，乌烟瘴气，令人窒息。即使是这样一份工作，这些妇女还要你争我夺。有一回，我听母亲在父亲面前嘀咕：“说是要减员，凭啥把我减掉？我家困难，里弄里都知道。我明天找柴秀娣去。”这个柴秀娣是里弄居委会的，那天正巧看见我这一身衣着，后来对母亲说：“你说你们家困难，我看你儿子出门一身新衣服，漂漂亮亮，困难什么啊？”呛得我母亲一时语塞，差点哭出来。

1965年入冬，我先是穿一件百衲布般的破棉衣，后来母亲为了让我能体面些，把父亲那件用爷爷呢料改的棉袄换给了我。第二年冬天，我用自己的学徒工资买了一件士兵便装式的棉袄，觉得很漂亮，还专门去照相馆拍了照。

六七十年代，上海市还用通过“假领头”。“假领头”又叫“节约领”，其实只是一个领子，外面套件外衣，让别人从表面看，感觉你像穿了一件真的衬衣。

回忆那个年代，小裤脚管、喇叭裤会被视为奇装异服。那时有首儿歌：“小裤脚管花衬衫，阿飞阿飞飞得来。”穿花衬衫小裤脚管，会被认为不正经。有几年，你如果穿小裤脚管之类，会被当街剪你的裤脚管。

在衣服的用料选择上，五六十年代一般棉布居多，农村用土布的也不少。之后，衣服用料的种类多了化纤面料。比如人造棉、的确良、涤纶、涤卡等。“的确良”刚流行时，虽然不用布票买，但因挺括不皱、结实耐用，价格并不便宜。因为价格贵，我们日常用语中形容大材小用时就说：“你拿‘的确良’当指合布啊？”可见在当时人们眼里，的确良比棉布高级。如今，的确良给我穿，我会觉得不透气，不舒服。但在那个年代，却很时髦。我记得七十年代，我与股慧芬旅行结婚到杭州，穿的就是的卡中山装。

除了棉布、化学纤维等衣料外，有钱也可以用羊毛织品如毛哔叽、毛呢料做衣服。但因为昂贵，普通百姓一般不敢奢望。我结婚时做过一件藏青色毛哔叽中山装，花了四十多元。而我那时的工资每月才36元。匪夷所思的是那件毛哔叽中山装，因为昂贵当年舍不得穿，后来却因为服装的多样，长年搁置箱底。

八九十年代，人们爱美之心，开始在服饰上得以释放。两用衫、夹克衫、牛仔裤等各式各样的服装开始为大众青睐，花裙子、蝙蝠衫、喇叭裤、一步裙、西装、旗袍、风衣都纷纷出现，服装款式更多元化。我那时穿西装较多，一方面是职业的原因，另一方面，改革开放、西风东渐，也有点赶时髦。这样的纯毛料西装我有十几套，单排扣，双排扣，两边开衩，中间开衩的都有，出席重要场合一般都是西装革履。

再后来，开始讲究品牌。外国品牌陆续进驻中国市场，比如皮尔卡丹、鳄鱼、耐克、阿迪达斯、花花公子等等。这些品牌的衬衣、体恤乃至脚上的鞋子袜子我都穿过。在欧美等国旅游，也常去这些名牌专卖店，遇见适合自己的都会刷卡购买。有一年在英国，我们夫妇俩竟然连鞋子都买了十来双，占了大半个行李箱。

最近几年，久违了的香云纱、绣品、绫罗绸缎的高档面料在服装中时常见到。时装秀、时装发布会更是让人眼花缭乱。但就我而言，还是觉得穿棉布甚至土布衣服最舒服。既朴实无华，又简单舒适，还与众不同。这与五六十年代穿棉布或老土布衣服不一样，并不是简单的重复，可以说有质的飞跃。

少年时代，穿棉布或土布衣衫，只是解决蔽体和保暖，而现在则是为了体现个性，不与别人重复。昔日农村妇女手工织造的土布恰恰具备每匹布都不一样这个特点。如果能请时装设计师根据个性设计，在制衣时又运用手工缝线，配以不同材质的手工饰品点缀其间，穿着这样的土布衣服，走在街上，平常、低调，却彰显了民族特色和东方元素。

因为对土布衣衫的喜欢，近几年，我们四处寻觅各种土布，条纹的，格子的，红的，绿的，蓝的，梅花、海棠花、米粒状的……各种花饰和挑花、提花、踏花等各种工艺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认识。我和股慧芬穿着土布衣服出国旅游，这些土布衫的美丽，往往会吸引异国朋友惊羡的目光。

布衣记

楼耀福



《瑶台》包立饰演浮子琴，李楠（右）饰演红蚂蚁



李楠在《山门》中饰演鲁智深

李楠在《三挡》中饰演秦琼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